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三

928

コ

23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二

記

汀州重修學

汀學凡三徙今學創於紹興癸丑太守長樂鄭公強也甲子踰再周修廢者非一人然皆量力惜費不過支吾其將壓藻飾其外觀不旋踵又敝矣寶祐戊午冬詔以宗正丞兼吏部郎監海胡公出牧初謁先聖先師周覽黌舍踈踏動容越明年己未改元開慶首繕大成殿次門廡濬藻池架石梁一準學制次明倫堂芳桂堂稽古閣御書閣皆撤而新之作正錄位



葺諸齋祭器庫經始於夏落成於秋凡用木石圻墁  
之工九千六百有奇泉粟若干緡石於是訂士祠公  
於學以配鄭公而正祿鍾明之周必等百餘人來請  
余碑其事余謝曰歌僑存校鄭人也頌僖修泮魯人  
也為獨守作中和樂職之詩亦蜀人王子淵也諸君  
奈何謙巽屬筆于耄荒之叟乎衆固請曰汀甫相去  
非若秦越也吾子非閩產歟余辟不獲則誦所聞以  
復曰古者一鄉一國必有善士修于家游于校舉選  
於鄉里一鄉之善士也楚之荀卿齊之浮邱伯伏生  
魯之申生一國之善士也修而至於子思孟軻則又

天下之善士焉 瞻言茲土尚論先賢有擢經聖乙  
科崇寧祠科坐上書入元祐黨籍者有舉隱逸入行  
不可致太守訪廬而拒不納者有擢隆興甲科歷館  
閣郎省剛介不苟合為餘干之上客考亭之畏友者  
此三數公之立身制行非諸君之東家立乎吏部公  
之崇儒恢學非今日之當哀乎諸君盍簪於是肄業  
於是矜式前修薰陶至教將見美俗成而異材出矣  
曩余與公並遊三館議者患士馳騫罷遣京庠遊學  
公對延和力諫出而補郡其所崇尚如此素蘊然也  
衆皆竦聽予又曰自昔治汀者類言其俗易動難安

公書拉予但言士嗜學民樂業而已蓋公既私淑其  
秀孝又勤樹其困窮於士若民有百年之思異時郡  
家常窘調度至公均濟倉增宿儲廂禁卒給全廩平  
糶佐厚盜賞力尚沛然邦人言公清苦不自封殖自  
下車積例卷所入別儲之以佐經費人見其厚於士  
民也不知其薄於己也儲君併記之學宮何如衆曰  
唯：公名太初

獨不懼齋

鄉先生黃德遠名其書室曰獨不懼或問曰先生勇  
乎先生曰吾蠖屈而龜縮惡乎勇或請其說先生曰

吾寡聞無師子立無友非獨乎吾鄉譽不以為榮國  
毀不以為辱求諸我而已非不懼乎或以問答之語  
告予予曰此先生謙志也吾聞先生此室左聖經賢  
傳右古今文章先生無師乎座下常數百人高第占  
錄牒擢科名者項背相望先生無友乎語曰勇者不  
懼克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  
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者當  
以聖賢為師存養於平時奮發於一旦叱齊侯尸少  
正卯即恂恂鄉黨之仲尼千萬人吾往亦藐：臨履  
之曾子也竊意先生不懼之旨如此或又曰子長于

先生九歲而卑下之如是也余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古之道也了翁輩行在龜山前一則曰中立先生二則曰中立先生甫之士者皆曰德遠先生虎帥以聽不亦可乎先生名績德遠其字

小孤山

初寒翁之齋甚樸亭臺尤草：柳風容月足以吹面照懷而已二子亦隱居求志因先人之舊稍推廣之植梅數百株增屋數百楹曰付珠者二子自名自箋其義曰小孤山者予所名二子屬筆於余記之或問余所本予曰昔艾軒先生有吟詩合住小孤山之句

和靖林也艾軒寒翁亦林也此子為二子名軒之意也晉人園圃必有奇花異卉如洛之牡丹蜀之海棠廣陵之芍藥當其盛時靚粧炫服各極姿態及夫一氣淒變千林搖落向敷榮者今皆安在意造化生物之機緘至是息矣而梅出焉層冰積雪之後斷原荒澗之濱明月宵璐照暎穹壤幽癖絕艷可敬而難衰凍槁自守之樂未嘗為玉蘂羯鼓之所點沈者獨此花為然余以為花中惟蘭人中惟孤竹二子魯兩生四皓漢羊裘男子晉柴桑處士似之訂其標度豈非百卉之先覺衆芳之後殿歟本朝自天聖明道

以 高人勝士皆以和靖比梅甚矣寒翁之似和靖也二子之似寒翁也然則小孤山之名不屬之二子而誰屬

碧栖山房

昔讀孫興公賦及諸傳記所謂赤城如霞瀑派界道應真飛錫仙人采藥之地其高四萬八千丈比之海中蓬萊其山自天台西南馳抵仙居蟠紆聳秀小山浸清溪曰南峯而篁村在其陽友人陳侯德公之別墅也初繇小澗為潦橋以通村稍進至雪厓松嶺柳灣蓮汧瀾望皆滄波山房在焉其寢息遊觀之處經

營樸斷之制甚簡素然極天下之幽邃又攀緣而上曰高齋曰丹砂凌曰竹垞曰梅庵曰月館曰石龜池曰漁磯曰白鷺灘曰桃花山凡二十所主人各紀以一詩其五言與輞川之倡和其七言與武夷之款乃音節相韻頡也德公棲遁其間久矣始若茹芝絕粒不預人家國者一旦遇明主內厯館殿侍旃屢外擁旌麾使越閩席未煖而銀信已至然寤寐舊棲之志本末不渝始德公采太白詩語自號碧栖至是上親御翰墨大書二字以賜龍騰鳳躍為帝中第一與先朝臣子諛臣成大薌林石湖之題相輝映德公寶奎

畫而侈聖恩扁于所居之樓又扁于山房屬予筆之  
客問余曰上臨御久閣士多以尺度進退士大夫  
惟於德公恨相見晚不次甄拔豈非一言誤意者耶  
余曰惡是何言也歲辛亥余以柱史勸講上問卿識  
陳仁王否對曰臣因尤峭陳鞮識之又問其見文字  
否對曰臣見其史論及丞詔撰進皇朝禮典行都志  
等書皆精博不可及上曰朕委卿史事何不辟以自  
助對曰昔曾鞏纂史辟陳師道為屬當時以師道布  
衣不服臣才學安敢望鞏恐未易辟因奏聖君所行  
即是故事若諭大臣姑令入館檢閱書成進用未晚

上稱善會余去國虛齋趙瑞明專史筆贊上決德公  
卒由檢閱登朝其奏篇凜然法家拂士也其論著粹  
然至言妙義也上聞其名非一日諸老薦其才非一  
人而尤為立齋杜丞相所知豈若虞卿車千秋輩乎  
客曰德公遭時如此不汲汲於雲龍風虎之遇合而  
拳於曉猿夜鶴之驚怨豈君臣相頌之義歟予曰  
謝公高臥東山掩鼻富貴鄴侯讀書衡岳無意婚宦  
其後邵苻堅百萬輔肅代中興者世主強之非二公  
求之也客曰此異代事爾予曰神明隱逸豹林谷不  
求聞達我章聖皇帝携其手登龍圖閣德公既力辭



大匠之召上亦以閩人愛德公進直小龍因任蓋將  
以待終南處士之禮而待之矣子姑俟之客避席去  
去因次第其語為碧栖山房記

惟孝庵

子真生墳自靈石移郭墓謂其近於祖父母郭墓距  
先塋僅二里子真猶以為遠景定壬戌之臘復移于  
官林其言曰同幼為寶章公鍾愛若望其可亢宗者  
今四五十而無聞其忝祖也甚矣官林在福勝之西  
二百步語音相聞依祖一幸也翁陂之山為震此山  
為兌坐向甲庚皆合瞻父二幸也惟孝之義詳於前

記今新庵落成願識歲月馬諺曰皮皮隔一皮孫子  
不如兒野哉是言也先民必念祖訓必述祖德尊禰  
忘祖俚俗之見學士大夫則不然漢韋氏自賢至孟  
五世河汾王氏自通至元則博士六世二儒猶繼其  
志續其書况王父之近哉初寶章公以雅望寒齋以  
卓行顯揚中舍子真子常又以至性高致顯揚寶章  
此誠為人子為人孫者之法夫全而生之必全而歸  
之然出而仕者與仕而貴者多虧少全今古一律惟  
林氏一門仕者不必貴處者不輕出嗚呼全矣

順寧精舍

余友卓君善夫奮甲科宰巖邑進列于朝甫一再還以風聞去尋起牧星渚瓜熟輒為人所奪家食者七年善夫處之怡然方且依先塋規寺藏於長墓中幽堂前築精舍扁曰順寧援趙臺卿刻石於墓司空表聖賦詩於壙以自擬若將終焉請余記之 嘉定改元余召明年善夫召余先引去善夫擢太史尚書郎向用矣余得其書顯庸之念薄止足之意多未幾果丐外君相留之不可適清漳弄印擁麾而過家上冢未遑他務首訪余曰君通吾記吾誓石久矣余謝曰記者所以發主人未盡之意善夫已未

梁之作高矣美矣余何以加善夫請不置余惟順寧之義貫乎存歿之際古難其人邢丹仕不肯過六百石龔勝辭九卿而歸時行時止是之謂順彥曰少立志行晚喪名節雖為三公常以扇鄣羞蓋倒行而逆施爾非順也黔奴謚夫曰康龐公遺子以安全生全歸是之謂寧夷甫身執朝權弟居方岳自謂三窟卒排牆而死蓋行險以徼幸爾非寧也善夫前退處無寂之嗟後進為不汲於合不以厚吾之生者為榮而以五女於成者為樂使橫渠復出必為吾子撤臯比矣善夫名得慶

福清縣重建譙樓

縣譙創於唐之聖厯燬於寶祐之丁巳至景定辛酉  
王侯庚來縮銅墨喟然嘆曰門廡庠堂寢陋皆可緩  
惟譙所以宣朝廷詔令肅士民觀瞻之地化為焦土  
令不敢過而問使後世謂人無能可乎哉或曰如縣  
帑垂罄何侯曰賦不可增也民不可勞也然役不可  
已也捐俸千楮為倡帥馬公天驥助巨杉三十條諸  
寄公巨室合助楮六萬五千一百學職林裕泰陳達  
卿畫策請于州以待補據付縣給得楮八千四百諸  
澳願易船據得楮一萬二千六百計瓶楮八萬六千

八百侯曰足矣迺揀日修廢境內海壇里海擁大木  
長七丈圍二丈若天相者市材于永福率陸運旬日  
攀躋岡嶺至水次又水運經大海閘安海口兩鎮至  
縣河以壬戌仲冬經始癸亥季夏落成樓舊五間今  
增為七前列頌春宣詔兩亭長春叢桂二坊侯請竹  
溪中書林公希逸篆縣扁而屬予記之侯余友也  
嘗教莆杭福三州博洽英妙士友皆曰此渠觀中人  
必速化騰上侯方以格封勇戴星勤民飲冰律已剛  
而近仁明不至察據案生面凜然至于禮賢下士則  
又孜：虛心問政奉詔褒文介文遠文隱三先生表

方式閭閻者興起嘗領賓客登樓四望作而曰美哉  
玉融山乎秀異之氣鍾為英傑有文辭行中朝事業  
書國史者有貴為鈞極侍從或達官聞人萃見于一  
門者固感矣至於前西塘後寒齋二賢皆青衫白首  
其所植立乃在文詞事業之外豈非吾徒之所當景  
慕歟客皆悚然是役也侯未嘗急聲疾呼而四民懼  
然趨之諸剝亦鳩工三千餘劾斤斲既而相率繪侯  
像祠之于樓世嘗患邑不可為又曰令權輕以侯修  
廢之事觀之邑果不可為歟令權果輕歟余既諾侯  
秉筆間其屬疾走長鬚侯問已不能答歸言邑人修

佛老事為侯祈安者以千百數其得人心如此帥王  
鎔惜侯天選糾椽顏君泳來攝公兼有侯之風故  
能遵守其已成者增廣其未備者遺予書曰邑人確  
石待君記久矣余惟王侯首飾瞻載之盛有百年之  
思一宜書顏君不没前人之美二宜書主簿余君景  
叔宣賢勞之助三宜書林陳二士與有力焉皆宜牽  
聯得書

協應錢夫人廟記

莆四境三面海厥田下下不幸霍潦怒濤衝激則曰  
與海通惟負郭二十餘里之田號為沃壤以南北二

陂存焉北延受陂自義勇吳侯始南木蘭陂自錢夫人始侯惠水獸蓄防與蛟俱斃夫人憤狂瀾潰隄葬魚不返二人英烈相似吳廟于北錢廟于南其來久矣然吳侯事有鄭褒紀載又數膺封爵惟錢夫人事附見故吏部尚書林公所作李長者傳來際

傳無銀本碑為野火所焚二百年間廟于香西田里尸祝之而已至淳祐末趙侯與諍始有請於朝詔錫協應廟額余論次舊聞竊謂傍邑一處子捐金五緡創興是役為訓一溝其功隳於垂成者將軍巖前所築之堰爾

也蓋改堰於下流二十里雖李之功然障三縣之水田連溝灌田之餘幹之入海本錢之謀昔北山公所居面太行王屋二山病出入之迂也欲平其險一念之烈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厝它所余意夫人之靈上訴於帝決河塞壞陂復誰之力也世以成敗論人夫人視身如鴻毛豈與人較此區區者辨之贅矣余獨哀夫人志義之高古惠利之及遠而聲迹乃未赫然暴於天下後世又有重不幸焉古廟惟像夫人西陂之廟乃與李林黎三士合祠詩刺禮春秋惡逆祀其鄙野不經至此與生

侑后土小姑嫁彭郎何異今廟前祀夫人白湖妃于  
殿後列三士者于堂若合位置矣余猶以同門異室  
為疑目 雙廟必如娥英巡遠而後可夫人潔於姬  
姜三士賢於魯男子使之並栖合食雖築百堵封萬  
羊其不願歆也決矣或曰然則如之何而可余曰析  
為東西二廟可乎奏請各加封爵可乎或曰以待君  
子乃先書夫人之事於石辭曰女子神靈兮謂誰自  
遂古今有之女媪啟母兮以聖以賢湘靈兮以堯女  
舜妃曹娥兮以孝妙善兮以慈塔廟兮相望竹帛兮  
昭垂嗟夫人兮孺弱有百世兮遠思堰滔天兮洪流

捐將國兮巨費千丈兮將合一黃兮忽虧憤前勞兮  
虛 下從兮沉累由治平兮至今民奉嘗兮不衰  
月夕兮花朝原野兮融怡彷彿兮若有覩紛紅繖兮  
繡旗里人兮告語錢媛兮出嬉春潦兮秋濤天澤兮  
渺瀰羣擢夫兮歌呼千神炬兮合離老農兮扣稽錢  
媛兮護陂昔童稚兮聞見恐菴荒兮軼遺烏庠千載  
而下豈無蔡雍兮有感斯碑

協應李長者廟記

陂始于錢夫人成於李長者非一家一人之私言也  
初錢陂既壞有林茂才者接為之今元豐橋有遺

後村先生集  
垂成亦毀皆治平間也熙寧初詔募能興陂者  
始窮溪源度地勢為今陂其在地錢之下林之上  
用木榱悉更以石為石柱三十有二間其接聯處  
相鈎鎖浪不能蓄東流使南行三十餘里而入於  
錢氏之溝又為小溝無數以分受之為閘以蓄泄之  
合仙遊永春德化之水趨馬漑田數百萬頃或潦  
濤溢決閘不一二版則巨浸入于海也者未有陂所  
恃六塘朝滿夕除農家病焉至是陂水沛然遂乾  
塘為田僅留國清一塘以葺陂而盡歸白地于官  
田七百斛澹學郡有官庄學有新舍南洋斥酒化為

上腴民德長者祠之且二百載淳祐末詔從郡守趙  
侯與諶之誦與錢夫人皆賜協應廟額余嘗覽三賢  
陳迹獨長者之陂尤得地利凡涉川者造輿梁者必  
避湍急而就寬廣夫惟不與水爭勢而後能導水之  
勢長者監前人而生新智豈必待神僧識語異人指  
授尚書林公所云乎吁水利博矣禹功遠矣如西  
門豹國史祿李冰召信臣鄭當時之流其事雖在  
春秋戰國秦漢之前民到於今稱之然此六七公非  
守令吏職當然耳當陂之未成也菑牧宰耆老  
畚土之助而不可得長者家異縣而徇鄭封

之急無寸柄而任飢渴之責傾家得七萬緡以就斯  
其成也官以大小孤白地酬弊後人膝地為田者  
倍收其歿也裔孫或家于莆歲食陂田沾丐及於侯  
官之宗仁智兩盡矣夫兩鵲告成喜之也萬牛致饗  
報之也新廟分錢孛為二室而長者以林黎二君配  
長者名宏侯官人錢林皆長樂人林名從世黎名畛  
為莆田簿錢媛之元縣委覆寔壯錢志節有嘆恩語  
登時暴卒俚俗因有冥婚之謗不但錢媛誼不受汚  
黎君亦豈可厚誣哉昔畏壘之人尸祝庚桑林君近  
之冥勤其官而水死黎君近之其與長者合祠宜矣古

者田家作苦必有倡予和女之聲命曰勞歌長者勞  
一身而佚一郡勞之大者矣乃采勞歌之意為辭以  
授社人俾禱賽之際歌以樂神其詞曰

負鍤兮如雲散金兮如泥千丈兮屹然萬石兮貫之  
天壤兮有敵巨防兮不隳有蓄兮有泄非弩射兮璧  
祈昔斥鹵兮今穰昔莖荼兮今飴故老兮告余大檀  
兮所為儼新宮兮位置慰邦人兮瞻思釀酒兮割牲  
伐鼓兮吹篪大孤之東兮木蘭之西駕華輶兮建靈  
旂彼依草附木兮魑與夔冕服赫奕兮金碧翬飛神  
一命之錫兮三閭之桐生不伐勞兮死不嗟卑賢哉



若人兮誰恨札惡兮詞蕪有愧于鄴令之傳兮章丹之

惟孝庵後記

子真卜壽藏于靈石寺前有年矣既而幡然曰翁陂田源之阡距福勝僅二里許吾其可以遠去父祖哉遂改小郭墓山其地距福勝翁陂亦二里許預規塘室為冢舍取寒翁銘次語扁曰惟孝庵或問子貢曰何哉子所謂孝者豈親嗜芟祭必荐芟親名晉不敢舉進士親名岳不敢聽樂乎子貢曰非此之謂也或曰豈表高陽之里立曲江之廟置冢旁之萬家乎子

貢曰非此之謂也或請其說子貢曰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其志將以養其志也同不天終同之身若曾子所以事曾皙者已無及矣若夫觀父之行安敢不勉蓋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吾翁之家行也善者薰陽子之德不善者畏邱先生之知吾翁之鄉行也所著石塘閑語研窮性命之精微融液孔墨之同異吾翁之言行在焉詔書物色退託於病朝廷給札力辭以訥視榮利如涕唾此直吾翁世行而世俗之所謂高致者至于前不及象山後不及慈湖而心學之妙非由師授獨得三賢骨髓昔惟

公今惟東澗楊公知之同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同  
林氏子真字也余錄其語為庵記

惟友庵

翁陂山分二支其一為郭墓伯氏既相攸矣其一  
東嶺子常卜生墳馬距福勝翁陂郭墓各二里  
小精廬折寒翁坎銘語扁曰惟友庵余嘗患人心不  
同雖一家父子兄弟有嗜好相反如冰炭者伯夷叔  
齊曠古一見而閑伯實沈常比肩于世委巷之人不  
足貴也故家名族亦然至如制行同孝謹臨財同  
讓讀書同義趣作文同機鍵奕世傳一心百

如石塘林氏者鮮矣寒翁既沒子常事兄如父家  
政聽焉子真亦極友愛連牀之語至曙一膳之珍必  
剖蓋二子不出戶庭而一鄉之人化焉語曰朋友切  
切偲：兄弟怡：如也豈非朋友可責善而兄弟不  
可傷和乎余聞 水公與兄坐久必問兄體中寒燠  
飢飽呂汲公虛相府之東以奉兄而自與夫人居西  
二公謂之敬兄可也介甫子宣得君行行政一時  
頰舌之力不能爭而平甫子開猶欲以家庭  
之言幹回其勢如二子乃可謂之愛兄矣孰謂  
兄弟不當切偲乎今日之修於家者他日措之於天

下國家者也二君勉之子常名合

義勇普濟吳侯廟

為錢李二人書繫牲之石北洋耆老請曰吳侯非先于錢李乎去廟數步鶴表馬鬣非子先人乎雩壇礮石非子昔所釣遊乎又曰吾與子生之鄉無水旱之虞鼓腹而擊壤長息而抱孫者皆吳侯之功也山川鬼神猶未之忘子忘之歟奚為詳於南而略於北也余謝曰廟有淳化間溫陵進士鄭公所作吳侯傳在歐曾未出之前文字古雅豐碑無余文豈能有加于鄭乎按郡志言陂創始于唐建

中又有耆老言侯嘗為莆田令以傳參攷作陂在神間非建中侯實主陂事非宰邑也至本朝大觀賜廟額紹興封義勇侯淳祐加普濟封配葉為昭惠夫人寶佑請進爵詔方下其事余為童子嘗見廟極庳狹嘉定乙亥余從弟前進士希道合衆力創寢殿甲申鄭炎等造前殿端平乙未楊侯夢信增官廳門廡華敞於舊矣貢士徐端衡復揭華表于官道將砌石路以趨廟皆不可以不記昔陂未成潮汐至使華橋侯始堦海捍潮堰溪溉田向之鹹地悉為沃壤不知其幾十萬頃也既成憤蛟潰隄窮穴除害其事與李冰

周處相望於史冊長吏到罷必謁禱賽以時甘露蘇  
槁陰岳誅畔公私蒙賴不可殫述而破功最鉅嗟乎  
決河以負薪塞怒濤以強弩退有氣力者能之若夫  
無專城偏霸之勢號召役使之柄生能禦舊患死不  
可磨滅者志也侯真烈丈夫哉蓋均是人也  
有視飢溺由己者有若秦人視越人肥瘠者均是身也有殺  
之以成仁者有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者侯毀家棄生  
而粒食一方之人志義決於一時惠利及于萬世莆  
人尸祝六百載如一日有以也夫侯初命詹侯丕遠  
也再命陸侯渙也三命趙侯與諲也四命末下者宋

侯遇也乃撰次之而係以詩曰 莆壘小兮地偏僻  
曠土兮平原出北郭兮遐眺眇萬頃兮雲連始經野  
兮誰歟儼周井兮秦阡溪貫其間兮逶迤延緣泄以  
殺潦兮溝以瀦泉吳侯兮創智遺老兮相傳朝成暮  
圮兮孰知其然漩渦之下兮有物蜿蜒侯提寶刀兮  
奮空拳捐不貲之軀兮探不測之淵水怪斃兮金隄  
堅吾聞古之仙者兮必功行之全意其乘風月兮昇  
上玄異務光之狷兮湘纍之寃躡大鵬之背兮豈其  
墮飢蛟之涎遼：兮唐初歷：兮目前侯視予兮邑  
子予敬侯兮先賢矧汾曲兮田廬與靈蹟兮接聯昔

仕兮今農昔髡鬢兮今華顛鼓簫兮悲壯蕉荔兮甘  
鮮余最老而高歌兮童子相率祝侯兮歲：年  
年

雪溪亭

剡溪以清絕擅天下亭在縣南負郭枕沅舊名戴溪  
尚書為公輝更名興盡年深屋老今刑獄使者御史  
東陽何公撤而新之公之言曰舊名二字犯岷隱翁  
新名雖佳顧安道主也子猷賓也以興盡名亭係於  
賓矣乃扁曰雪溪樗寮書之而移書後村叟俾識歲  
月蓋名士莫感于晉尤莫感于剡然或暫遇或偶至

而戴氏世居之喬木宿草在焉溪不屬戴矣屬哉世  
評其人直曰栖道而已此為知安道之淺者正始永  
嘉虛誕欺世大者勸進小者望塵退而窮經著書者  
誰歟桓溫道子氣焰動人殷浩達函謝公出涕死不  
降志辱身者誰歟惟二戴父作子述經學隱節相望  
於晉宋二史子猷寧無肉而不肯無竹寧柱笏看山  
而不受大司馬之料理非若人孰可友安道者嗟夫  
盜泉辱井過者掩鼻至若戴公結廬之里王郎回舟  
之處則汗青筆之以為美談畫家圖之以為勝踐騷  
人墨客摸寫之以為絕景士其可以不矯強自立乎

何公嘗尹剡興學聘師以淑秀孝置廩儲粟以備儉  
荒費累鉅萬人皆服治辦而不知其清苦節縮  
然天子既採民譽旌邑最入我身冠出陳臬事昔墨  
綬今繡衣柔蔭未徙越人榮之公于剡百廢具舉惟  
亭經始於建臺之歲落成於明年之秋且覽眺宜栖  
止其山川景物可以心賞不可以文傳也余獨謂非  
剡溪不足以容安道之隱趣非雪不足以發剡溪之  
奇觀非安道不足以動子猷之高興非何公冰玉人  
不足成千古之清事公名夢祥字視履

趙氏義學莊

莊與學皆在衡山縣崇嶽鄉紫蓋里地名神前趙氏  
祖居於是至忠肅公而族益蕃忠肅公既貴欲做范  
文正公置義田以厚其宗而未果及丞相衛公世載  
勲勞致位二府慨然曰遺言在耳吾昔與二兄謀共  
成先志不幸二兄奄忽今非吾責乎莊約雖本高平  
氏然吳下田止千畝公曰文正家在潁昌族在吳吳  
田為贍族設家不預也吾家與族皆居於潭皆食於  
莊非五千畝不可莊有籍五世以下入籍計口衣食  
悉遵高平之約惟嫁娶喪葬各加厚至於筭冠乳哺  
有助尤貧者計口歲有特給又沾丐及於異郡之

族則推廣舊約之所無者擇族之賢而廉者二人學其出納既成接嘉定免文正義田科數之詔拜疏于朝聖書報可公之所以厚其宗者如此又曰有養而無教未也廼立義學中祠忠肅旁闢四齋歲延二師厚其饒廩子弟六歲以上入小學十二歲以上入大學課試中前列者有旌發薦擢第銓集補入者有贖學規如岳麓石鼓而所以禁切其佻闖純糾其踰禮敗度者尤嚴余觀前賢有文正忠肅之志者多矣然無忠宣與衛公為之子故其事未易成雖成亦不能久以二公之賢又生二相以似續之蓋宗興二百年

元巨故老奕世以施貧活族聞於代者高平氏趙氏兩家而已昔江左門戶之大人物之盛無出王謝以余故之濬冲貴為台輔園田水確遍滿天下其女嫁貸錢數萬從子婚遣一單氏後皆責取於其女及猶子如此况族子乎謝氏則不然太傅僅有一土山墅史稱樓館竹木之樂與中外子侄共之者饌之侈日費百金末後以墅與甥子無吝色不徒厚之而已家集之際或雅言或聯句以做勵之它日與子弟言詩則謂楊柳風雪未若訂護定命遠猷辰告之句是以相業教詔之矣及乎親炙久濡染熟立瑛志義奮發

能以八千而走百萬之虜遂為經濟之彥諸孫如康樂如惠連如元暉亦迭主風騷之盟雖道韞一女子猶責其弟學之不進孟子曰人樂其有賢父兄余於謝傅見之衛公今之謝傅也莊之始末詳於奏疏及公之自序蒙公教養者可不以幼度兄弟之事業及羣謝之文獻自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三

記

水村堂

余友少司農林君作堂三間於城南水亭村之巖崿山今上親灑奎畫作水村二字以賜君既北面稽首跪受乃撰日揭扁大會里人以落之授簡于余俾識其事君少負軼才不屑場屋去而客江湖又去而游邊淮東漕黃漢章上其所著易鏡上覽而驚異以為先儒所未發詔漢章津送赴闕由布衣為史館檢閱遷校勘史成奏御改京秩由匠丞牧潮州以都官



郎中召時胡馬飲江廷議移驛君過家不入戴星於  
邁里人祖道君慨謂余吾受上不世之知此行必  
以死報他日以墓誌累君虜已據白鹿磯烽照甘泉  
君入對言臣誓不與賊俱生上使銜命趣宣撫使丞  
相賈公進師及行次齊安丞相已乘勝順流而至君  
即軍中宣詔丞相以上意激厲將士我師人人殊死  
戰虜之已渡未渡者皆殪一洗塞氛再造江表君與  
有勞丞相歸袞君進大匠擢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時中外庶定君上景定嘉言二十篇詔下後省看詳  
余適待罪詞掖奏君所言大補益治體小箴切時弊

文字簡潔條鬯貫穿古今詔賜同進士出身又別賜  
宸翰并諭云憂愛出手忠忱詞藻根於學力與楊萬  
里千慮策相頡頏堯言播告朝野歆豔名拜少卿兼  
史職垂上津要矣俄去而食祠起牧洪都未上而銷  
印余視世之仕者鮮不以得失為欣戚君或仕或止  
無幾微見言面既即家作忠愛堂學力齋二扁亦奎  
畫也又頃賜金買山治墅若往而不返者其言曰吾  
若學精思世莫我知上不次拔擢至此然不獲吾用  
吾負吾君昔有上書願擊匈奴者願請纓係南粵者  
吾老矣惟有羹牆見堯富壽祝堯耕鑿歌堯而已余

聞其言而壯之堂之西君三世松檟參天傍有祭田  
皆曾大父刑定公經畫其下衆水匯而為湖環而居  
者數百家湖溉田數千畝為斗門水旱聽民啟閉若  
以昭回之光下燭是堂非衣冠不敢登稍東為鏡湖  
亭可坐數十人四壁空洞不設戶牖樵兒牧子桑女  
饁婦來往游息君野服杖藜與之同樂亭東西北諸  
峯迴環如畫壺山朝挹其前風月佳時水光山色不  
減杭越君又言幼時聞守冢者誇人云我林萊林郎  
子孫時猶未曉其語後入館閣永嘉四溪林氏家譜  
言林羣晉太元中為郡大中正世居岷嶓山林萊林

邵其後也乃知自晉已有此山余嘗為君家忠義祠  
記論次其先美詳矣若君己未之召國家危急雖三  
板之城而不敢失高共之禮壬戌之去癸亥甲子之  
處山林深密雖一飯之頃而未嘗忘杜陵之心豈非  
家學世德之有本者如是歟君名光世字逢暉今為  
朝請大夫直秘閣

新築石塘

水竹穹壤間如天有雨露無則乾如地有井泉無則  
渴如人有血脉無則天閔下四郡負山而瀕海高者  
山至崔巍力耕未止卑者彌望斥鹵不可種藝智者

相地形為陂塘使水有所蓄洩以補造化不及之功  
玉融為邑惟石塘地號上腴然原田棋布棟宇櫛比  
有塘之名無塘之實往、岑蹄一泓僅可供桔槔耳  
塘大姓曰林氏自龍學公與西塘鄭公齊名四傳至  
觀字子光同字子真合字子常並修家政培世德凡  
寶章公厚倫贍族之事緒成之寒翁寄傲舒嘯之所  
莊嚴之垣屋亭榭完矣美矣所欠者濠濮間趣視四  
傍多第地乃因農隙叶力濬之周圍千二百尺環甃  
以石種荷柳馬竹溪中書林公大書石塘二字徑四  
尺列隄上亭其東西臨流者曰清淺在水中中央者曰

葉藏海東岸則精舍草庵秋風亭小孤山村珠西岸  
則寶章公居宅直北則芙蓉亭春草亭遂為一邑偉  
觀都人士驚喜曰昔沮洳硤确今渺瀰沃衍昔蹇蹠  
崔躍今鶩翹鶴下花朝月夕雩舞權歌如洛沂而涉  
湘也不但耕夫芸叟賴以沾膏潤騷人墨客資以發  
才藻亦山經地理家以為合於陰陽向背也昔李贊  
皇謂甯平泉非吾子孫以平泉一草一木遺人非佳  
子孫柳子厚謂上世藏書三千卷在善和宅然贊皇  
自不能一夕安平泉善和宅及子厚在已三易主今  
林氏之尊老遠矣而代有象賢愈蕃而大樵牧愛護

其松楸郡邑表章其宅里予嘗訪其屋壁舊藏則手澤如新曾玄論著篇帙多于祖禰是豈非威德之後積善之家乎觀養直子也同合寒翁子也觀清白吏既通朝籍不忍去親而仕同合皆布衣隱約志氣修而道義尊大節可書築塘特其細爾

林寒齋丞嘗田

寒齋既沒二子同合自列於府言寒齋所受先世產錢一貫九百二十一文二分五釐苗米二十三石三斗三升三勺某兄弟以分產異居為恥願以薄產盡撥充寒齋丞嘗永不分析府帥資政樞相古心江公

書續尾云協居共籍欲以貽之無窮和厚油翼之意自然可挹縣而知有政之本原獨不當取以列於郡上于朝手劄縣改寶章林國博戶為寒齋文隱林先生丞嘗戶余聞之曰祀田尚矣古者以綿田祀子推汾晉之人奉嘗之至今以許田祀周公其後魯弱鄭強初以璧假終以祊易蓋周公之祀尚不能保况下於此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永其先人之祀然子若孫有賢愚貧富之異於是國者為之禁防焉曰瞻塋曰烝嘗其慮甚周其法甚密天下通行而隆興淳熙隨勅於吾閩尤加詳焉余行天下江浙巨室有朝為

陶朱暮為黔婁者惟閩人千金之產百畝之田或傳  
十數世而不失一聞瞻瑩烝嘗之名賢者畏義而不  
忍得不賢者畏法而不敢取立法至此仁至而義盡  
矣自教失俗薄而七世同財九世同居之事遂為美  
談先賢惟范公為義莊以贍族溫公洛中田園以兄  
郎中為戶然二公皆鼎貴為此易、耳同與合也處  
隱約而能力行好事生叔季而欲挽回淳風使古心  
公未召必上其事於朝推一家之友睦以興一國之  
仁遜矣是又有待於後之人

漳州諭會

自國家定鼎吳會而閩號近裏漳尤閩之近裏民淳  
而事簡樂土也然炎紹以來常駐軍于是豈非以其  
壤接溪峒節葦極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錯居  
先朝思惠豫防之意遠矣凡溪洞種類不一曰蠻曰  
獠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畬西畬隸龍溪猶是龍溪人  
也南畬隸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贛姦人亡命  
之所窟穴畬長拔止於機毒矣汀贛賊人畬者教以  
短兵接戰故南畬之禍尤烈二畬皆刀耕火耘厓栖  
谷汲如獠升鼠伏有國者以不治、之畬民不悅畬  
田不稅其來久矣厥后貴家闢產稍侵其疆豪幹誅

貨稍籠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臘虎革猿皮之類  
畬人不堪愬于郡弗省遂怙衆據嶮剽掠省地壬戌  
臘也前收思澤侯有以激其始無以淑其後明年秋  
解去二倖迭攝郡寇益深距城僅二十里郡岌岌甚  
矣帥調諸寨卒及左翼軍統領陳鑑泉州左翼軍正  
將謝和各以所部兵會合勦捕僅得二捷寇暫退然  
出沒自若至數百里無行人事聞朝家調守而著作  
郎兼左曹郎官卓侯首膺妙選詔下或曰侯擢科甲  
有雅望宰巖邑有去思責之排難解紛可乎侯慨然  
曰君命馬所避之至則朽然一城紅巾滿野久戍不

解智勇俱困侯榜山前曰畬民亦吾民也前事勿問  
許其自新其中有知書及土人陷畬者如能挺身來  
歸當為區處俾安土著或畬長能帥衆歸順亦補常  
資如或不投當調大軍盡鉏巢穴乃止命陳鑑入畬  
招諭令下五日畬長李德納款德最反覆傑黠者於  
是西九畬酋長相繼受招西定乃併力于南命統制  
官彭之才勦捕龍巖主簿龔鐘說諭且捕且招彭  
三捷龔挺身深入又選進士張杰卓度張椿叟劉  
等與俱南畬三十餘所酋長各籍戶口三十餘家願  
為版籍民二畬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樂余讀諸畬

欵狀有自稱盤護孫者彼畬曷嘗讀范史知其鼻祖  
之為盤護者殆受教于華人耳此亦溪峒禁防懈而  
然歟侯參佐褒畬事顛末二卷鉅梓示余昔漢武帝  
患盜賊羣起命御史大夫衣繡持斧以威之曾不少  
戢冀遂一郡守爾既至郡前日之盜皆解刀劍而持  
鈎鉏侯初剖符固欲用昔人治渤海之策竟踐其言  
夫致盜必有由余前所謂貴豪鬪產誅貨官吏征求  
土物是也侯語余曰每禍事必有所激非其本心嗚呼  
反本之論固余之所服歟 侯素廉儉山前調度 需  
如蠟毛起專以苦節不至乏絕自奉如窮書生

史議事賓客清談不過文字飲數行未嘗卜夜時  
例卷多削去其清苦有李公韶徐公復二牧之風昔  
張奐為安定都尉羌帥有感恩遺奐馬及金者奐  
其物威化感行史謂羌性貪而貴吏清嗚呼清白之  
吏固畬之所貴歟侯功成而無德色惟為將佐僚屬  
士友論功於朝曰不賞後無以使人頃余亡友虛齋  
趙公為漳民免丁錢余嘗大書于石今卓侯夷難之  
功不下虛齋乃本諭蜀之義作諭畬記使漳人刻  
石與前碑角立侯名德慶字善夫莆陽人

薦福院方氏祠堂

忠惠方公用太史公自叙法論述其世次甚遠至唐  
 諱淑者為都督府長史子諱殷符為威王府諮議  
 果功進銀青兼御史中丞僖宗中和四年也中  
 丞七子第三子諱廷範歷宰長溪古田長樂三邑遂  
 居于莆愴念中原蒙葬祖父衣冠于烏齊豐田及  
 葬靈隱山以子貴賜金紫然古老相傳猶號長官  
 長官嘗欲營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六子水部員  
 外郎仁逸秘書少監仁岳著作郎仁瑞大理司直仁  
 遜禮部郎中仁載 仁遠協力以成父志請隙地  
 於官買南寺某司業圃以益之於是薦福始有院既

共施寶石全庄四三十石種又施南箕田七石種南  
 門田三石種秘監也施滌上田三石種正字也施源  
 浦田十石種禮部也增景祥橫圳田六石種僧叔祖  
 住山有麟也計種五十九石產錢七貫二百六十五  
 文於是薦福始有田見於莆田令君呂丞祐之記舊  
 祠長史中丞長官三世及六房始祖於法堂遇中丞  
 祖妣長官祖二妣忌則追嚴中元孟蘭供則合祭六  
 房之後各來瞻敬集者幾千人自創院逾三百年香  
 火如一日後稍衰落賴寶謨公忠惠公後先扶持而  
 復振至景定庚申院貧屋老賦急債重主僧寶熏計



後村先生全集卷九十三

貝刊堂

無所出將委之而逃忠惠子寺丞君憫七祖垂  
廢祀慨然出私錢輸官平債經理兩年銖寸累積一  
新門廡殿塋乃帥宗族白於郡曰郡計取辦僧利欠  
矣新任持納助軍錢十分滿十年換帖者亦如之問  
助軍多寡未嘗問僧污潔刹烏得不壞願令本院歲  
納助軍一分歲首輸官主僧許本宗官高者選舉又  
曰院以葺理而興以科敷而廢今後除聖節大禮二  
稅免丁醕息坑冶米麵般甲翎毛知通儀從志照古  
例書送惟諸色泛敷如修造司需求陪補僧司借脚  
試案等官司所濟無幾小院被擾無窮乞並蠲免郡

照所陳給據仍申漕臺禮部禮部亦從申符下郡縣  
乃諭於廣族曰南山祝聖道場也歲滿散日族之命  
士有隨班佛殿而不詣祠堂者自今祝香畢並拜祠  
飲福院辦麵飯併勞僕夫又靈隱金紫墓昔拘丞嘗  
分數命士舉人監學生多不預祭自今省謁院辦酒  
食請衆拜掃內赴官入京人免分昨衆議曰宜著為  
規約願世守之寺丞屬余記其事余惟古之尚論世  
家者曰種德曰積善然成季宣孟無後臯陶庭堅不  
祀非種積之不善殆顯揚之未至初長官以孤身仕  
閩猶為唐官及五季分裂仕者各就其方六子皆仕

後村先生全集卷九十三

十

易

王氏入宋長官諸流擢科甲以文業著見號名臣者  
項背相望遂為本朝故家甲族余讀忠惠序譜之言  
曰合天下諸方莫如莆之成合莆之諸方莫如長官  
之盛蓋秘監五傳而有宗卿焉禮部九傳而有忠惠  
焉宗卿哭秦陵寢淚濺御袍宗惠昌言倫紀

觸天顏聞其風者百世興起七祖種積於前二賢顯  
揚於後世：祀也宜哉新祠成併祀二賢於兩傍以  
為萬世臣子軌則非直侈方氏一門衣冠之盛而已  
寺丞方盛年而繼先志捐私財而倡義舉力善進方  
未已余當屢書不一書宗卿諱庭實忠惠諱大琮賢

諱諱信儒寺丞名演孫方需次建昌守主僧法道  
刺血書楞嚴經葉嚴二經者寺丞之所選舉始院  
僧通至未幾變律為禪今有十二僧畧如叢林云

### 宴雲寺玉陽先生韓公祠堂

古鄉先生沒祭於社：者何非若郡邑之社不屋而  
壇也有名號而無像設也三家之市數十戶之聚必  
有求福祈年之祠有像設焉謂之里社是也祀鄉先  
生於是敬賢之意與事神均也鄉先生非必皆城市  
人如四皓廟於商山庚桑子尸祝於畏壘隨所居之地  
里而祠之古之道也本朝以文治郡邑必有學鄉先

生必祠於學福唐都會前此大儒名公卿合祠於郡  
泮矣惟文山鄭先生育玉陽韓先生永居懷安縣郭  
皆老死布衣邑士先祠文山後祠玉陽於縣學見於  
前臬使陳公仁玉所作玉陽祠記然祠立於景定壬  
戌記成於明年癸亥謂癸亥始祠誤也既而連帥王  
公鎔至而歎曰徒祠而無以為享久必廢郡多不  
剝取宴雲小寺產錢僅二百充祠田令奉祠人主之  
命僧有功住宴雲寺就佛殿後立玉陽祠余聞之  
亦祭於社之義也王公立令大參古心江公以  
出鎮大書八字曰玉陽先生韓公祠堂岳江士友

請余記之將刻於二祠按古之稱公者或以  
爵太公周公召公畢公是也或以齒黃石公河上公  
公毛公江公是也古心公所書韓公本此或曰二  
先生其生也澹然枯槁無萬鍾千駟之慕其沒也游  
豈必歌秋菊寒泉之薦余曰景行前輩表章  
岳江士友風俗之厚也先後二間崇尚教化  
亦邑大夫學愛之寓也始余不及識二先生  
文山之子舜藻玉陽之子斗游舜藻墨妙筆  
斗游學明行修有二父風藻已矣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于斗也有望焉若夫玉陽之學問行誼余所

前泉使之記詳矣茲不復著

芹澗橋

在衢之開化端明演山黃公蒙少過之有更高  
千萬丈還我上頭行之句後魁天下遂為詩讖白雲  
公之始亭其上勒詩於石侍郎韋軒王公與權  
跋馬澗在嶺之陽東流百折入於淮江饒徽孔道也  
昔人以枯椿斷木雜沙土橋澗上以便往來期歲輒  
漲潦積雪或揭厲濡足迺建彼岸徐居汝  
所居瀕澗乃以私財撤而新之伐石於山  
木於鄉僦夫廩匠不以絲毫累里人伯氏汝乙氏

伯東方總戎於閩捐俸來助景定甲子橋成風月佳  
時芹嶺發黛於雲漢之表淮江抹練於欄檻之外止  
者行者負者乘者皆相賀曰昔畏塗今康莊誰之力  
也前太守今大宗伯東軒常公擬既榜其里曰秀福  
地樞相忠齋劉公夢炎大書芹澗橋三字以落之伯  
東來請余記自有宇宙已有是嶺與澗然至演山而  
嶺是著名至徐氏一翁二季而澗始有橋豈山川之  
秉靈亦如士之生世顯晦自有時耶余聞積善必有  
餘慶陰德必有陽報昔二宋方少異僧相小宋掄魁  
大宋甲科後十年僧見之驚謂大宋曰君神采頓異

若嘗活百千萬人命者必為掄魁矣公曰貧儒何力  
 及此僧曰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言昨見堂上兩漂蟻  
 穴羣蟻擾：戲為竹橋以渡之僧曰是矣及唱第大  
 宋第一小宋科甲夫人命重於羣蟻橋費鉅於片竹  
 徐氏其興乎高科異等不在身心在其後乎白雲表  
 章演山之詩蓋其先兆矣雖然二宋以文章事業重  
 與歐晏齊名演山以德望重宋文公見而屈膝不專  
 以科目重也二君勉之

鐵壁堂

景定辛酉詔起前少宗正朔齋劉公震孫直賓謨閣

江東提舉贊書曰端平初朕跡召蜀球畢集於朝爾  
 其一馬其後諸人相繼至宰輔侍從者十之九爾家  
 世人物言論風旨皆西州第一顧流滯周南坐老歲  
 月及舊人欲盡鐵壁獨存昔孝皇命朱熹使浙東爾  
 其以前修自勉公侈上恩即萬里建鐵壁堂後五年  
 公自前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為秘閣修撰福建提舉  
 行部至莆蓋余與公別三十年矣尊酒相勞苦慷慨  
 請余江東贊書寶君視草其為余記斯堂也余惟壁  
 非止于屋壁而已昔人於城曰城壁於軍屯曰壘壁  
 取其高不可踰堅不可攻爾苟為不然有入趙壁立

漢幟者矣有以十餘騎馳入吳壁者矣士之節守亦然王夷甫風流之宗晉人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之目貴為三公世亂朝危方且謀窟自安委師勸進不知所謂巖、千仞者至此安在本朝黨籍諸老雖無東漢刀鋸之禍然經紹聖崇寧烟瘴之村范氏子欲為忠宣免禍之計鄒通鄉晚節名用有雲機之梯獨吾家元城翁 麾石變見旆南都鐵壁自端平以后局面毋論凡幾更矣士大夫兩來三齋者有之早令晚謬者有之公居其家尤負重名持正論然暫入輒出垂老始復入雖入實未嘗一日安其大節與元城翁

相望惟公然後無愧於鐵壁之名昔梅溪王公龜齡語王公嘉叟吾輩離合不可期但常留此面相見猶記端本歟公同朝余甫五十公甫四十今余八十公亦且七十矣願與公各留此面亦所以共堅此壁也

象山書院

通天下讀朱文公之書尊文公之道其始生之鄉僑居之里宦遊之邦與乾淳諸老盍簪傾蓋講貫切磋之處往、肖其像度其書聚成學之士敬事而傳習焉如徽如建如南康如清漳如潭衡曰精舍曰書院皆奎畫扁或郡文學兼領或別置師弟子員規式略

如白鹿泉乃公舊游顛末之有非大欠闕歟按文公  
主同安簿凡四考而去紹興丁丑也距今一百十一  
載矣世代雖遠然與邑士問答畧見大同集縱田夫  
野叟忘之士忘之乎會溫陵美印綬知南外宗正黃  
若趙公兼郡綬士友合詞請曰公先大君子遠菴非  
文公高弟子公非朱自出乎公矍然曰僕雖儒緩郡  
雖凋匱於此不敢不勉乃卜城東偏廢寺基創立泉  
山書院前為燕居堂夫子危坐顏曾思孟跪侍兩堵  
則圖濂溪二程邵張涑水六君子滄洲之制也堂下  
則圖先賢芸閣呂氏龜山楊氏河東侯氏文定胡氏

籍溪古氏草堂劉氏豫章羅氏於右廡上蔡謝氏廣  
平游氏和靖尹氏韋齋朱氏致堂胡氏屏山劉氏延  
平李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于左廡凡

之制也後為文公祠以勉齋黃氏遠菴趙氏西山真  
氏復齋陳氏配講堂南峙取北面尊師之意四齋旁  
列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則大同名齋之舊也以咸  
淳丙寅春經始仲冬甲寅落成行舍菜禮公坐臯比  
揮麈尾衿佩環聽爭先筆受遂請額於朝移書克莊  
俾識顛末前此賢牧寧智不及是良以文公如龍鸞  
天矯已騰霄漢豈必追記其蟠泥栖枳時即夫天生

大聖賢非若常人，有老少之異。曰不惑曰知命曰耳順，曰從心，實基于志學。而此齊侯墮三都，亦自牛羊遂會計當而推之也。昔之懷賢者，尚愛其所憩之堂，所種之木，况其初筮之州乎？惟西橋之趙為宋閭平，某嘗受學於淮，曹受印于閩，臬受廛於莆，守皆宗正諸父兄，而又受教遠庵，納交象賢，知其染濡於家庭者久矣。一旦施之大赦，極壞之郡，水無相癘，村無顯以節縮支，吾乏絕其表章。大儒淑艾後學，蓋世吏視為迂緩不切者，克莊何幸，秉筆附名於不朽，遠菴諱師夏宗正，名希，惛見泰其自號云。

雷院

院在福州，天王琦郡人，雨暘必禱，大府丞朱挺書其扁。今主其事者宗學升俊齋，論趙君時檝也。求予文記之，久不克為。釋褐洪君英伯，威稱趙君信義通神，明俯仰無愧，作洪國之譽髦，不以一字假人。獨於趙鄭重如此，若激發老夫，速踐前言者，傳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夫尸居淵默，塊然無作為之時也。然則龍非葉公之所能見，雷非阿香之所能推矣。世之黃冠師執袴子，多自言通道術，持符咒，然大言有餘，細行不足，或跌蕩犯黑帝之威，或彷彿起瑤姬之慕。



往：禍福立見甚則震死小亦病風喪心人自取之  
爾雷何心哉君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其大端大  
本若是豈特洪君之畏友哉雖余之老亦將往從之  
矣

潮州司理廳

友人李良翁南宮嘗為余言其所親趙君若鉦之賢  
且才其尉東陽上官爭欲出我門下再轉為潮之李  
豫郡叅佐邑丞簿尉官解皆堅好惟李廳乃開禧老  
屋上漏下濕一甲子無肯廢者君始至嘆曰卑官求  
一身一家便安可也奈何無一榻地奉吾親乎顧願

獎已甚無寸椽一瓦可用決於心白於長監郡鄒君  
行守事助錢二十萬君請借三月俸於是由獄及  
解由寢及堂由內達外皆撤而新之而請記於余  
謂官不必高土木之功不必鉅麗紀其可紀者而已  
古今為人記輪奐之役者多矣惟藍田丞廳一記掃  
空萬古夫丞廳不高於滕閣不大於漏院而使人傳  
誦其記與王勃王黃州之文相頡頏於千百載後之  
覽者將有感於斯文耶初陽岩洪公嘗歷是官君扁  
其東偏曰景陽自洛學訓景為大訓行為路文忠真  
公為之改字而天下之景皆改為希矣然孝經序云

景行前哲則唐人猶未以景行為大路也今姑從孝  
經序扁曰景陽君更與洪公商確何如

重建靈祐廟鼓樓

廟始於唐初惟一間至本朝宣和庚子重創猶儉狹  
至紹興乙亥始宏壯至嘉定始有鼓樓紹興丁丑廟  
號是祐隆興甲申淳熙癸卯慶元丁巳累加侯爵至  
嘉定癸未加公爵淳熙己酉加王爵廟記荔臺翁之  
草所作今甲子一周翁鄉前輩故復齋陳公宓肯堂  
鄭公寅為書丹篆扁翁記不及近事古人言生封侯  
死廟食必天下異人神起匹夫豨詹師用符籙制伏

猛獸驅祟療病然由唐至今爵冠五等血食一方威  
矣哉其亢祀茅為靈宇使里人揭虔妥靈為重樓複  
閣與白湖龍埔之祠等廟介於故元樞居第尉解之  
間人神相安故老傳神建炎中嘗導孤卒捕黃草  
寇至今尉有通寇禱神必獲神先隴在秋蘆溪之西  
遇人家拜掃時父老必奉神輿衛往返松楸燈燭鼓  
吹傾城空巷嗚呼沒能驚動禍福其人又能顯揚其  
親惟靈應蘇侯與澀樂師為然邑士林君希吉重葺  
鼓樓侈大於嘉定矣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三終



惟選之遠故賢路通得之難故人情勸試之久故民事練由今之法足矣烏得尚膠前論哉嘉定甲申春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事有題名小錄因著其說於篇首以侈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三者絕續晦顯常不可必其或綿延一二百載絕而復續晦而復顯則通天下以為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天下所罕見而萃于一州一邑謂之盛甚可也况萃于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

氏上官氏黃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擢進士第者二十餘人入太學預鄉試累不絕書起徒步至顯官因而傳子孫為世家榜籍迭書衣冠襲起者不可以數計也烏乎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感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沒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于虜而死二公所立如此近于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哉先民有言誰謂華高企其齋而既以自勉且勉里人

送陳東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馬始定  
交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畧使府潛仲適漕幕嶺  
外少公事多暇日子二人游釣吟矣必俱神厓鬼洞  
求緼育進唐鏡宋刻剝苔疾讀登巖放鶴俯湫呼龍  
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余二人考舉及格同  
日出嶺潛仲還發子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  
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携潛仲手鈔詩卷相訪  
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  
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子矣東倦交誼語潛仲

平生軌抗慨涕下嗚呼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  
生子當如孫仲謀始為天啓發也又云見元賓之所  
與如見元賓殆為子東發也

劉圻父詩

余嘗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攀淺易窳局才思千篇一  
體而為派家者則又馳騫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  
麻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為一家短章有孔鸞之  
飄大篇有鯤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富  
孳斂非深于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  
冕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

庶幾乎冲澹以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然文以氣  
為主少銳老情人莫不然世謂鮑昭江淹晚節才盡  
予獨以氣為有情而才無盡子美夔州介甫鍾山以  
後所作豈以老而情哉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顏髮  
益蒼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亡銷鑠不復有一  
字矣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為事物憂患之所怒  
養氣益充下語益妙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

儒詆釋為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吾聞身  
毒罽賓諸國皆有城郭居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

而詳竊意其獎忠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于中華  
不然則其類滅而國墟矣如世所傳賢沙黃檗之事  
在人為悖子在物為梟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  
罽賓之王之所必誅者也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子  
之貴當國統之重不逆則不得去若夫賢沙黃檗民  
也不逆親亦可去既逆之又棄之又絕之視其親陳  
餓轉死終不與粒飯匕藥噫其不識罪福甚矣高上  
人禪價重東南慨二師之被誣著論力辨痛先親之  
暴露飛錫歸窆築慈母庵思親精舍馬國家之於孝  
子小則饋酒餼大則旌門閭獎之至矣然古今孝子

不多見民而孝世以為祥瑞矣釋而孝非祥瑞之尤  
乎高縣人也予縣人也將饋之酒饌高齋素將請于  
上而旌其閭高無家烏乎吾無所用吾情矣於其行  
姑書此附于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  
為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  
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折父游季  
仙輩往、辱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  
命少史設筆硯觀衆賓賦永以為樂嘗評諸人之作

折父得之夷淡而失之縞乾李傑得之深密而失之  
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濃淡深淺密  
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為人曠達如列禦寇莊  
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  
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温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  
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卧山中五六年給上故人獨  
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  
曰為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  
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旗鼓助謀其旁今志氣銷  
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麾批戰余遠避

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相似云

衣園集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為章體如永嘉詩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習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

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疎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放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為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為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歿數年子元孺始請余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



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况貪與其他比興風刺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涂之人猶知之而况子夏孔門之高第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第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

見於篇首顧予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衣圓其自號云

### 退庵集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工之機錦玉人之攻玉極天下之組麗瑰美國家大典冊必屬筆於其人焉然雜博傷正氣締繪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上惟番易三洪筆力浩大不僮於記問不縛於體式士之得其門者寡矣退庵居士陳公集文安公之壻著名淳熙中某生晚不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讀之嘆曰是提孤軍與三洪對壘者夫文不能皆工

故曾子固方于詩溫公自言不習四六公儼語高妙  
殆天界不可學謂簡而遠近而深有味外之味古文  
鍛鍊精粹一字不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兵其  
節制之師歟某常恨古今詞人往：詞勝理華過實  
公啟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總餉書上內  
相謂文人多託文以濟姦上執政謂貧賤憂戚非造  
物之見厄其識度操守如是使公有言責必不受風  
旨供副封掌封駁必不奉行中批內降代王言必不  
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嘆而年纔五十仕止提轄文  
思院世未知公身沒言立往：惜其不貴且壽此豈

足以論公歟初密李公閩人其後徙浙嘗作研銘使  
廣東者公之父也今以詩書禮樂帥江西者公之子  
也奕葉顯融而浙中僑居茅竹數間僅通戶牖帥  
貴而不忍改築曰吾先君之廬也於乎亦足以觀公  
家法矣

艾軒集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  
人師之朱文公于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加  
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  
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

輕臺諫着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  
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  
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  
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  
今其存者如岫嶺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為布衣  
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為憂  
及 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  
乎修而至于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  
未至于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  
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更署不去為李嶠

為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于  
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  
生沒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某所序者僅十之  
二 三外孫方之泰訪求哀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  
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鉅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  
張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  
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 趙潛汝錄

古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后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  
一句擅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

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  
言如此以余所見詩當由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  
豐矣自廣而趨狹先狹則不能廣矣鴟鴞七月詩之  
皆極其節奏變態而能止顧一切束以四十字  
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徧行吳楚百粵之地眼力既  
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挫刺蛟縛虎手也及  
歛為五七言則又妥帖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其  
品自元和大歷邈于建安黃初者也余舊聞明翁工  
詩之尤自珍閱數出鄙語挑戰明翁終閉壁不出及  
歸后村明翁自番禺鈔新舊藁見寄嗟乎余幼交明

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厚不事銜嚙立身行己皆  
然不獨於詩然也余每自謂粗知明翁今思昔之知  
明翁者淺矣余知明翁而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肯  
為不知者出哉野谷明翁別墅余在郡日淺未及往  
游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未寄園丁四十韻尤高妙

賈仲穎詩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  
不及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  
生風雅之國為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趙譏道  
德嘉兄弟人物如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馬賈氏

自太傅為西漢文詞之宗至以詩名於盛唐鳥鳴于  
晚唐君豈其苗裔歟觀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頓挫  
吊湘賦 之遺五七言如燈花寒影裏詩句雨聲中  
如畫開窗戶容秋月徧倚闌干看晚山舍人司倉得  
意句也君雖不遇以死子嗣其業以行藝于鄉信矣  
賈氏之多才子耶

水木清華詩

平海軍節度推官廳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采昔人  
詩語以水木清華扁其齋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  
干人余病痺不出戶限既不能越邑從君游詩律久

廢呻吟索月又不能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  
蘭亭詩右軍為序桃李園詩太白為序石鼎聯句退  
之為序聚衆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木水之  
有本原肅翁之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為本肅翁以詞  
賦魁天下集英對策第四而無矜色無驕志小心問  
學謙虛求益此本也孰為原夫衆民俗富饒賈胡走  
集之地仕者鮮不染指肅翁居其間獨不為珠犀點  
浣此原也本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蓋清者可以範  
俗華者可以飾治矣

張尚書集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乾淳間天子益厭拘學稍于科舉之外擢士張公栻魏公棫之以經行進韓公元吉王公拒劉公孝建陸公游以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家子弟遇合光顯者不可殫絕故戶部尚書僚齋張公蓋當時親擢之一也公之學授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賢俊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冲澹和平可荐之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窮愁而已賤奏潤溫麗縟可施之典冊非如陳琳阮瑀工于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或累牘或數語詳而貫于理簡而周於事鑿乎有用之言也初公在州縣故相

正獻公陳公鄭卿景望趙卿德莊爭以文墨薦及後官達更以才業顯為漕總為司農太府為版曹長貳皆金穀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場額重和賈價高又欲取郡縣十年以來創增之賦剷除復舊晚牧婺州遂以蠲租負謗於是提卷而作曰此固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歟彼以文譽公者特見其外尔至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知其內哉莆田使君公之孫也詞學亢宗如雅飾吏既修泮官刊文軒集乃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可謂能似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某先君子嘗游公父

子之門使君有命曰吾子宜序先集某敬拜曰諾

王南鄉集

余發番禺送者系路秋暑猶在宿醒未解坐舟中如  
吹甌偶得順風張帆伸首蓬外紫翠插空舟人曰羅  
浮山也意稍舒豁明日縣尹王旦携其先大夫義豐  
公遺文五卷示余讀之終編渙然如甘露之蠲渴洒  
然如清泉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  
惡蹈襲其妙在于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  
議論亦然故公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  
古今據義理不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

不減汪棊如王景文集序酌文雖歐公於子美  
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  
來辭作於劉裕篡晉之先世而同結而不敢異譽潛  
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哀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  
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一馬可贍五兵宜罷  
推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瑋万田修种世衡謝法而仕  
止一麾朱文公嘗嘆公之材畧已所不及而不盡用  
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志乃取文公  
之語冠之編端以行于世且以慰公之子焉公名阮  
字南鄉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閑話

六紀百詩寒齋所著總曰石塘閑話蓋大歲五千餘  
軸傳燈千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  
六經諸子之後其說奇特孤行于天地間有何不可  
至李習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莊列之書以印證之  
此乃儒者不能自求守附于佛非佛之不能自立求  
助于儒也余聞佛之妙在于離言語處拈花而壁豈  
有句義可詮註哉其後話頭百千則語錄五車亦大  
繁矣夫方書不為扁鵲設圖訣不為變秋設泥方凡  
醫也按圖依棋也善讀寒齋書者更高著眼目

竹溪詩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  
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各有詩：各自  
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  
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  
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 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  
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  
就者盡平生之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疎精拚  
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為遲晦蓋先生一  
傳為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軒陳氏名



藻字元潔三傳為竹溪詩此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  
散中藏嚴密宮狹中見紆餘當其撚鬚搔首也撻索  
如象罔之求珠斲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  
織綃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蟲魚小篆之古協者  
如韶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雄雌二劍之合天下後世  
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  
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綱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  
竹溪方有感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  
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具土苴耳余少亦苦吟後避  
謗且禍遂廢不為然意根除剗久而未盡晚見

竹溪之詩歎曰吾詩可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  
淵翁與綱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艾軒俱莆田人

王子文詩

古詩皆切于世教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大臣之言也  
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之子于征有聞無  
聲將率之言也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言  
也禹之訓臯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  
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為尤窮而最工者  
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豈必皆宴主 人飢餓而鳴  
哉潛齋年未四十導密旨班列卿使 內牧潛藩言

議風旨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詩讀之本學術  
隆師友攀忠賢紕邪 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己合  
于詩人之所謂六義者蓋江湖草野之士白首專攻  
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意豐于彼者必嗇  
于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間雅有味詎  
可以常情測度哉抑余有恨焉為

樵川也

豈自爾遂無作乎將靳固不以示人乎昔廬陵半山  
二公愈貴愈顯其詩愈肆端然為吾 祖潛齋其盡  
發闕藏取樵川以後藁錄傳之無使異日觀者嘆曰  
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詩潛齋當不以余言為僭

也

趙寺丞和陶詩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  
星慶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  
常有也然嗣宗跌蕩棄禮矜法傲犯世患晚為勸進  
表以求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  
名教中人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  
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  
韋柳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數使為陶體則不近矣本  
朝名公者或追和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

後和先生全集  
之材乃徧用其韻今松軒趙侯復盡和焉出牧吾州  
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其掣斂之中有開拓簡淡之  
內出奇偉藏大功於樸寄大辨于訥容止音節不辨  
其孰為優孟孰其孫叔也可謂善學淵明者矣客難  
余曰晉坡公和篇初出潁濱獨云淵明不肯束帶見  
督郵子瞻既辱于世欲以晚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  
今吾子推趙配陶將毋與潁濱異耶余曰坡公和陶  
于老夫坎壈之餘趙侯和陶于盛壯顯融之日夫如  
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  
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潁濱復出不

易吾言矣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析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  
南塘趙公書批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其則直異  
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為玉牒所主  
簿趙為卿攝郎右銓趙為侍郎朝夕相親稍窺平生  
論著于書易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不苟隨惟詩與  
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書子可繼之  
勿為第二流人鄭名樵所謂夾漈先生者余謝不敢  
當方欲盡傳其書俄皆去國矣耆雋凋落舊聞益荒

太常博士鄭君彛叟道甫為余言虛齋趙公方為諸  
 經作傳余固厚公以書叩問公答云：大指多與南  
 塘合然新固未肯輕出日出之將駭一世矣余既老  
 病無復四方之後常恨不得挾冊以從公游一日于  
 親友家得公所作逍遙遊解盡點旧注自成一家  
 以數明理以理斷疑如巧歷然起一算子而千歲之  
 日可知如國棋然下一冷着而滿盤之子皆活納而  
 辨簡而盡心竊歎伏遂從公求得內篇求旨而傳錄  
 焉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許多年在郭象雲  
 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矣又悟世儒箋傳之學

皆隨聲接響按模出整爾如水心南塘如虛齋乃可  
 謂之善學因漆園之書以推它官其高妙精詣切于  
 世用抑又可知也昔南塘自以其易學講于梅履公  
 行矣扈蹕甘泉開卷適英其盡取諸書獻之 乙覽  
 列之學官與天下共之母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五七言絕句

野處洪公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  
 而不遺者亦有復出者宜其但取唐人文集 說今  
 人抄類而感書非必有所少取也余家童子初入塾  
 始遺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

女不棄也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惟李杜當別論童子請曰昔杜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余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古今詩至是而止夫發乎性情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刪也小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絕句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為請余曰茲事尤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大家數掩羣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黃趙公常欲編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眊舊讀不能盡

記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高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于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絕句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迄宣靖何也曰炎紹而後大家數尤感于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游之祖父並存則不勝記誦之繁精練則未免遺落之恨去取之際難哉客曰子選本朝絕句亦此意乎曰

固也客曰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然亦故有感唐中  
 唐晚唐之體晚唐且不可廢奈何詳汴都而畧江左  
 也余豐然起謝曰君言有理乃取中興以後諸篇五  
 七言各選百首內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滿人意  
 者此編則一一精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  
 狹可恨惟此一條爾至于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姜夔  
 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可併  
 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五

序

王隱君六學九書

近世丹家如鄒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皆余所善惟白  
 玉蟾不及識然知其為閩清葛氏子鄒不曾七十黃  
 曾僅六十蟾尤天死時皆無它異反不及常人余益  
 不信世之有仙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晚使江左始  
 識丹池王君示余所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曩與諸  
 人與鄒專任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蟾學與黃類  
 惟景建浩博可畏扣之不窮三人者不足以涉其藩

後村先生文集 卷九十五 二 易見堂  
甚矣丹池之書似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所限止君  
于析理本洙泗接闕洛于周子太極圖之外為新圖  
焉未知與譙天授表道潔何如也于談禪離句義今  
儒釋為天覺牟尼圖焉覺範如壁輩不及也于道家  
本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麻衣崆峒道士所未發  
也乎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數千年圖其分合扶  
其微妙有薛季宣蔡季通所未解也論世事皆中窠  
臼鑿：可行則种放常秩之侍匹也為文章散語老  
辣韻語高勝亦曼卿子美之彷彿也嗟夫景建已矣  
痛亡友之不作喜斯人之猶存乃序其書而歸之君

交游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貶屈如勸史丞相早退與  
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泊歲不我與栖  
道涂方求所謂大藥賢者余扣君曰仙家所謂三千  
功行者何也君曰活人為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今以  
書幣招我者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賴以體  
息者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悟安期生  
畫策梅福上書始未嘗不冀其有過不遇乃遁去耳  
又扣君曰吾聞仙者曰純陽曰無漏鄒晚置妾曾在  
道州生子黃芎不能無婦人君亦然何也君曰若所  
言內丹也可以延年爾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

後村先生大全集  
欲留君共究其論春江渺然風怒帆駛極目久之君  
許它日訪余商榷而君游無期余歸有日未知尊酒  
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恭字元肅會稽人

季父易藁

易學有二教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  
句而談陰陽災異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  
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  
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  
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  
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

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為二書而不可合天下  
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  
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輔  
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也至本義則多程之所  
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  
此季父易藁之所為作也初余為達陽令季父訪余  
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伯靜後二十余年而書成大  
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羲文其篤守師說  
雖譙天授表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  
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弃科



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家貧食於學  
晚舍去併學俸邵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  
俞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馬後楊  
侯使本道又論荐於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  
昔所卻俸為刊易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張昭州集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眊廢退巷無行迹  
一日有奉函書剝啄柴荆者則辰州糾曹張楫之使  
也亟發書累繭無它辭而橐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  
以請曰惟先友序之余因記曩游桂幕臺閫森立賓

佐人人務謹銳出新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  
夷澹自守專以寬靜禔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  
佳時必命客聯騎縱覽岳壑徜徉永日既而詔以  
君牧昭州同志餞之於湘南樓時予知君持身如古  
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翰墨而已未深叩而細  
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歎曰前日之量  
君者不亦淺哉蓋君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與  
某太守云未能子字民但欲兄事錢嚴瀨云策勛策  
筮上自是一雲臺答二禽云憂兄行不得勸客不如  
歸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乘虛涉勞薪帶濕吹暮夜

云蝙蝠迴旋舞蚊蟲跋扈飛類唐子西雜詩云阮孚  
幾蠟展晏子一狐裘又云移封初悶：通道忽陶：  
類陸放翁咏牡丹云紫垂戶外瞻天近綠墜樓前到  
地香類二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白吐：逼  
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帖妥精確雖粹遠應酌  
之作皆有義理之脉它文亦多可傳誦君之所蘊如  
此而余初不能知甚矣余之淺陋可愧君之深厚可  
敬也當竇紹間仕有捷徑挾他繆巧立致顯融者君  
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輩中最為滯留端平  
獎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別掾不勝衣

今遂能會粹乎澤來求余文回道舊遊邈焉二紀撫  
卷感愴既以君之才不及於用為君恨又以君之子  
能傳其業為掾喜也君吉之永新人名潞字東之

網山集

學必有師：必有傳人楊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授  
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  
士功業不著於世之師道傳世焉隆乾間南方學者  
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  
然自先生在時高言高弟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年  
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

死則死矣而能有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它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叔孫也有若之似夫子形也至於綱山論著句々字々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詩律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它文稱是然甫五十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綱山之嫡孫竹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某復識其後綱

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樂軒集

初綱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樂軒綱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一日侍綱山謁老父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綱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必不終窮也樂軒七十五廼死年出于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閉門授徒僅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崩海積繼得百年歸買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闡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于希世求合螢窓雪案猶宗

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  
織動生務本有拾穗之歌馬出則與生誦登山臨  
水有舞雩之詠馬自昔遺佚既窮之士功名頓挫時  
命齟齬注之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慘不平之  
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  
之哭是已樂軒生平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  
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  
教人必令求顏子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  
二師歟樂軒沒於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  
抄余藁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也

他日居魏文貞之地東陳叔達之葦當為河汾先生  
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軒陳氏名藻字元  
潔

江西詩派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總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  
人表顯藩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存者凡二十  
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秩稍多  
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  
者各著于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

蒼陵陽人潘 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 叔用  
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勉京  
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靖乃贛人又與紫  
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  
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采誠齋出真得秀所謂活潑  
所謂流轉完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中  
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  
公初意

### 黃山谷

山谷豫章人如潘閔魏規之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

也作楊劉則又專為崑體故優人有擣扯義山之謔  
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  
坡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  
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  
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  
筆穿穴異間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  
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摩不易之  
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  
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者

###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齊角一著惟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之若師同時人昆諸人則不能為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云手污吾足之作太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蘓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裁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藐視一世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得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偽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

後村先生全集  
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  
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詩老  
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  
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病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向往往前人所  
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亦工初與龜父遊梅  
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原為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

以直節期乃弟矣餉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  
愧於舅氏亦有愧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為少蓬聞  
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放蓬白鶴歸華表更想黃熊  
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父愛  
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逼真律詩用事琢句  
趨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咏蓋用功於詩而非所  
謂無意於文之文也然諫之諸孫故其詩云堂：文  
莊公事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

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也

二謝

呂蒙微評無逸詩似康樂樂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時出治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余而欠工綴幼穉羞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余曩游都城與晁用道為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公武于涪陵不知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敢乞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牒乃知其先公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嘗然曰是吾用道耶弟今自叔用為小異耳方紹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特絕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羣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迹而去之宅幽阜蔭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櫻也暨朝廷諸



後村先生全集  
公謀欲起之迺復仕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  
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  
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然  
則吾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于詩乎顧其胸中  
必有含章內奧而深于道者矣宋興至咸平景德中  
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清豐晁氏  
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事 章聖皇帝二十年  
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  
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  
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

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  
晁氏繼之叔用以文章莊為曾大父以文元公為高  
祖家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藻績之  
皆以文學顯名余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文章善  
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  
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于林澗曠遠之  
中寓事寫物形於興屬淵雅踈亮未嘗為悽怨危憤  
激烈愁苦之音其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  
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  
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流落不遇往往燥心汗

筆有怨慄、悵、沉抑之思氣喉急刻不能閑退古  
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  
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  
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  
有所不錄豈謂誼一不平于中遂哀怨抑鬱泣涕以  
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論誼又安能有所建立于天下  
乎惟深于道者適于世而不怨發于詞而不怒君子  
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吾于叔用豈直以詩  
人命之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  
用詩見其意度沉澗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

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為過樓前  
亂離後追叙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  
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于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  
于為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  
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榮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榮陽學故紫微公尤  
推尊信民其詩曰富貴空中葉文章木上癭要知真  
寶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  
信民皆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  
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壁封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默讀書  
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夢城詩押險韻畧無窘  
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之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上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  
子我自為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楊信祖

吏道官：惡田家事：賢唐人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  
者規矩備具而能出于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  
背於規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

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  
好詩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  
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必精盡知左規  
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余區區淺末之論皆漢  
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于文者之法也  
子曰興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為詩者  
讀之果可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使人興觀  
羣怨乎果可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  
名之理乎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

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  
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果多從先生長者游聞  
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  
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為此序天下之至言  
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  
宣城好詩流轉圓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巧之如  
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之巧妙窮極巧妙然後能  
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論而趨於  
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文公紫微  
論詩字欲響其晚年詩多啞了然則欲知紫微詩

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響者果不可以退道矣

鐵庵遺藁

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既沒余於其家得公諫垣奏疏四又二疏藁而未上右螭直前疏二西掖繳疏三進故事八雜表章二十五如良醫以单方起危疾不雜試也如善奕以緊着救壞局不泛應也外制三十六如湯盤孔鼎單辭隻字足矣不在多言也如廟瑟一倡足矣不待九奏也君遺補僅數十日而千古之名節係焉通所作僅八十篇而一代之文獻在焉自

端平以來天下推賢諫臣曰平齋曰實齋公稍後出幾與齊名初公被上親擢第一義大憇矣人為公懼公不以為悔每對必申之又於駁論李子道鄒雲從極言之中坐此留落而孤忠自信素論不改猶待於表章致其倦：焉余嘗謂言之非難容而受之為難凡公所言皆人所難堪然自始至終無歐余之擯斥而有歐余之福有鄒陳之遭遇而無鄒陳之禍行簡嵩之雖無至誠樂與之意而不能害峴雖加以非所宜言大不敬之罪而卒莫中傷者誰之力歟漢人有言主聖則臣直然則非公之直也陛下之聖也

公他言皆典嚴精麗與人尺牘蟬聯績密語妙天下  
可以竇翫尤勤民事決訟或數千言皆切於世教民  
彝異乎所謂龍筋鳳髓者公之子演孫方景次為別  
集云公諱大琮字德潤

劉尚書集

吾鄉諸老惟蔡公遺文最詳備陳諫議當時朱給事  
君旣黨籍忠賢也王察院景深道鄉輩人也集皆不  
傳渡江以來如陳夔二公僅有詩奏議刊行夔言語  
妙天下四六尤高世遂不得而見至於葉陳鄭兩宰  
輔薛陳二柱史鄭漁仲山林特起黃伯耆臺閣勝流

今家集存吾不可知其言議風旨日遠日亡更數十  
年將恐後學晚生不復見前輩之大全矣蓋其始也  
或失於因循而未暇論次或有所避就而不欲流布  
其久也遂至於散逸而不可收拾此豈非象賢繼志  
者之責乎故詹事尚書文肅劉公集三十卷自奉大  
對至厯館殿給諫方面凡所建白多者萬言少者數  
語皆條達懇切自古律詩至駢儷記序誌狀之屬皆  
典實嚴重自朝廷大議至交親小徃復出告吏民入  
語子弟者皆忠信誠懇訂公之文命意主乎厚非資  
饒博薄者所能道措語極其平雖尚奇崛者無以加

其在言路方誅權臣召故老朝無大姦慝故公無大  
擊搏為國家扶公道合善類而已其宰嵯縣大蝗因  
出詔蠲越諸邑丁稅既而止及會稽山陰蕭山公投  
匭固爭請如初詔後歷臺院乞增糴本賑飢疫埋戰  
路掩道殮罷四川魚水錢毋鬻不濟寺產秤提法行  
觸罪者衆公累疏諫止因宰掾白事峻責之以此獲  
怨其論天下事大指如此素有至性敬伯兄如父愛  
二季如子築第西郭即虛山絕頂為友于堂俄而伯  
先逝公繼薨角巾之志未酬對床之約不遂悲夫求  
已齋者公自號也初公以邑最薦與四轄時學禁方

嚴諸賢皆逐力乞潭粹而去留滯七年始見進用及  
由樞掾出漕湖外舟至蘭溪中司以臺法辟去而復  
留考公本末未嘗求合於世而世於公自不能捨所  
謂求諸已而不求諸人者歟劉氏舊通譜余王父與  
公先大夫先君與公再世同年於是討院兄以集序  
見屬余幼受教於公今老矣惜諸家述作之罕傳幸  
吾宗文獻之有考序之所以美後人纂述之勤且以  
勉里中之象賢繼志者也 慶元初朱文公與余叔  
父麟臺書字公曰仲則 仲除而就外補不可及也  
潔齋袁公誌公墓逸此一事因附見之公諱槩子煒

後村先生全集  
叔倉部郎中附叔太府寺丞皆前卒燧叔討院兄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五

第	5428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コ	
圖書館	23	



平	陽	園	圖
半	味	大	書
大	味	大	書
大	味	大	書

